

余等高踞樓座，環顧左右無人，稍覺舒適。

「拉河爾」火車站，爲「巴」鐵最大者（見附圖）。站屋共二層，古色古香，惟站前交通凌亂，三等售票口，設三等候車室內，初視之，不啻監獄囚犯之騷動，月台上攤販林立，置身其內，若進入菜市場，旅客進站後，難辨東西南北，骯髒雜亂，嘆爲觀止。月台上甚多，欲至對面月台，須跨過天橋，而轉彎抹角，猶如進入八陣圖，不得其門而出。大廳月台滿擺磅秤，投入鑄幣，跳出重量卡，前面爲重量，反面爲回

文獻語：不外升官發財，妻財子祿，求得好籤，也可聊慰一時。

市內公共汽車不絕于途，有雙層者，票價乃分區分價制，上車購票，途中亦有查票，但查票員揩油陋風甚熾。單層車前半節爲婦女座，後半節男子座，後面雖擠若沙丁魚，亦不得越雷池一步，夫婦上車，亦祇好暫告「分手」。客滿時，中途站向例不停，唯有女客候車必停，而俟其上車再續駛，以示尊重婦女，上車後羊羶臭與馬糞臭齊來，天熱汗如出漿，吾人一登其車，發誓也不想再搭此車矣。

憶平越集團婚禮

· 李謨榮 ·

盛育，楊××（新娘劉巧珠係當時平院學姐）伍國俊（時已畢業任礦系助教）等，差不多每一學

期有一度喜慶了。本校禮堂原係校禮堂舉行婚禮的同學也不少。就筆者所記憶的，就有楊裕球，王仲富（集團結婚），余第生，田

，加上大紅喜燭，更顯得肅穆莊

C.C. 羅主持證婚，年高德邵，道貌岸然，致詞除一般祝福外，總要夾上幾句 A B C D 的洋文，離不了美國的 Democracy，

最近「友聲」上，學長們喜訊重重。唐院（包括以後貴州分校）在平越雖只短短六年，在學校禮堂舉行婚禮的同學也不少。

王仲富（集團結婚），余第生，田

嚴，古色古香，婚禮多恭請老教黃鏡堂，謹湛溪兩師代理，李之

一，羅潤九兩教授年齡身段，均

相伯仲，爲一對註冊紅娘。諸師

僻居山城，平時無所交際應酬，

逢此大典，長袍馬褂，趁機一齊

出箱。新郎則著普通西服，也和

教授們穿馬褂一樣的機會難逢，

自然算爲標準禮服。新娘因那時

尚無禮服出租，就在普通旗袍外

加克難披紗，僚用緋色蚊帳布，

或醫務室整匹紗布洒幾點紅墨水

，自己剪裁做成，在當時看來，

比之現在袒胸露背尼龍禮服也一

樣時髦動人。在既無樂隊又無鋼

琴的環境中，風琴便代奏結婚進行曲，有時籌備執事們動動腦筋

，也加上山提琴伴奏，形成簡單的二人樂隊，琴聲悠揚，簡單中仍不失莊嚴隆重。

Honest 那一套。黃鏡堂教授代

表主婚人致詞，都是一律：「今
天××老先生因為遠道無法趕來

主持婚禮，託兄弟代表，承各位

隆誼致賀，參加觀禮，甚為感謝

，招待不週，請多多原諒。」和

他教 Calculus 一樣，已經公式化了，得心順口，說來毫不費力。

倒是謹師蓋章，慎重異常，先作

「騎馬式」，兩腿分開，雙膝微曲，持印左右四角沾妥印泥，經

口中呵氣，還要仔細觀瞧印泥是

否均勻，然後双手捧印，兩臂平舉，垂直蓋下，重重捺按再三，

猛然提起，再行察看是否清晰，

認為滿意後，復如此這般，毫不偷工減料地蓋第二次，鞠躬退下

，誠莊重之至。潤九、之一兩教授的介紹人，也許是數小時前才認識新娘，甚至還是典禮時從禮紗

中始略窺新娘面貌。但介紹詞却

娓娓動聽，無中生有，說來頭頭是道，鬍鬚真箇是道地紅娘。不過有一次李之一教授攤牌了，在

◎軍事運輸工作之焦點所在

萬 琮

軍事行動，端在迅速確實，能迅速、能確實，始能爭取時效；配合政略戰略，獲得最後勝利；倘運輸工作整備不當，必使軍事行動遲緩，不能按期到達場地，其影響所及，豈僅軍事本身，亦且關係整個國家存亡！

臺灣的運輸業務，在日據時代，原已打下基礎；光復以還，經不斷整修、擴建、改善，得使

一切益具規模，在平時運輸作業上，尚無何困難；倘遇戰事發生，在運用管理上，並非盡無問題！其癥結所在，不是建制的當否，而在配合是否得宜？不是陸運能力的加強，而在海上運輸是否靈活？前者是調度管理的控制

計劃運輸的目的？列車行駛如何調度適宜，爭取運輸時效，始不致貽誤我機？部隊的搭載，如何按時到達，以免無謂控制車船，防碍統一運用？水陸運輸如何適時接轉，減除站埠的擁塞，免誤車船的週轉？倉道、橋涵、碼頭、倉棧、如何設置得宜，以期配合裝卸運轉靈活？燃料、給水、如何多增存量，充實油管船隻

致詞中說：「他們幾位，經過了多次經驗，「班底」非常整齊，可以成立婚禮服務社，代客（同學）主持結婚儀式，一定可符合「顧主」的需要，使其滿意，希望來結婚的同學，趕快覓取對象，爭取時機，「本班子」絕對竭誠服務」……當時全體哄然大笑。不料以後不久，就逃往四川，謹師留在貴州，可惜這個「班子」無形中也就散夥了。何日捲土重來，東山再起？對我同學會執事諸公，筆者深予寄望。